



空夏

蒋雅楠 著

失われた夏

再幽蓝深邃的
海水，我也不
会惧怕。
因为我知道，
在我的身旁，
总会有那样
一双手，安
静存在着。
在我需要时，
随时握住。
喧嚣世界，
静好清明。

空 夏

失われた夏
蒋雅楠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夏/蒋雅楠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7-80228-912-3

I. 空… II. 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4622 号

空 夏

策 划: 上海九久读书人

作 者: 蒋雅楠

责任编辑: 陈黎明 熊文霞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 (010)68995424 (010)6832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 (010)68995968 (010)68998705(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www.nwp.com.cn

本社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cn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10)68996306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198 千字 印张: 6.75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8-912-3

定 价: 19.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风]

你在晴空夜晚，吹过沿山坡下滑扑面的流泻风。
你在午后海岸，见过裹挟云朵蔓延而过的向岸风。
你在电视机里，认识沉默寡言球技卓越的流川枫。
你在整个夏季，吹拂水汽满溢成透明状的环流季风。
就像季风挟带阵雨的速度是5米每秒。
我和你在一起的心跳是15下，每次吸气又吐气。
夏末白云被打散形状，或是幻化成雨，蒸发成水汽。
那是跟你用十几岁时50米短跑纪录的速度用力奔跑。
和你一起去过的夏天，便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情歌]

入夏以来，随身携带的音乐，几乎都是电影、动漫OST。
很适合夏天放空的心情光景。
这几年很少学流行歌，每次KTV都是唱五年到十五年前的陈旧曲目。
偶尔会刻意Download些简单好学的口水歌，新得连88，90年出生的小朋友都没听过。
然而只能骄傲那么一小会儿，很快他们就能把五月天sweety罗志祥蜜雪薇琪王心凌唱个遍。

没有兴趣再听很容易就能明白的情歌。

简单明晰的歌词和调调很容易让人沉溺进某种特殊情绪。

喜悦。悲伤。若即若离的纠结。想忘不能忘的遗憾。

孩子们愿意放肆自己的情绪，去等待放纵迷失或是决绝，是因为他们还可以再爱很多年。

而没有时间的人，无论有多不舍得，也得逼迫自己从不安的情绪中浮到光线下。

如若再放任，则是彻底毁灭自己残存的青春。

听那些好听流畅忧伤或是甜暖的旋律，做一个假装听不懂情歌的人。

因为过了25岁，我不想再做一个连听情歌都会掉眼泪的傻孩子。

[他们]

就像凌乱事件散落在记事本的周一到周日，没有整段不见天日的休憩，只有零星可以发呆走神的间隙。

就像浮躁心情时而圆满时而低陷，如同月圆月缺般嘀嗒变迁，看似平静无波，实则没有一刻的歇止。

这样的消磨已经快将神经系统土崩瓦解。

内里满满地装着那么多人和事。

他的生活作息，她的喜怒哀乐，她在那个城市走过的路口吃过的午餐。

感觉眉眼变成你，脸庞又是她，说话腔调声线也完全不是自己的感觉。

我知道生活无需分享那么多，各人在自己的宇宙尘埃中安静生活就很好。

可还是忍不住心生挂念。就像你们也逾越千万里光线，关照我原本并无关联的今天。

一个人，怎么可以在心底爱上那么多那么多人？

谁离开后，心脏上名叫寂寞的空洞便再也无法被其他任何东西填满。

“小时候，寂寞是因为没有朋友；长大了，寂寞就是比没有朋友更寂寞。我有时在想，如果真的很爱一个人，我们能接受这种事么？如果有一天，他死了。离别这种事是生命中的一个部分，我们都知道，我们真的能释怀吗？我们真的爱一个人，不害怕他离自己而去吗？还有就是，我们必须接受，无论我们在哪里，所爱的人不在身边了，这就是寂寞。”——Mew

[毒药]

醒着是快乐。梦境是快乐。夜是快乐。黎明破晓是快乐。
吟唱是快乐。进餐是快乐。游戏是快乐。舞蹈是快乐。
说话腔调是快乐。汗腺分泌是快乐，贴身睡衣是快乐。毫无知觉是快乐。
一起做梦是快乐。吹风淋雨是快乐。冰冻到唇白眼红亦是快乐。
世界上总有让你上瘾的某种物质存在，明知药性毒烈却甘愿沉溺。
能拖着手，哪怕再多走一个路口，也是美好。
心知肚明最终剧情是车毁人亡，亦能微笑着流泪。

[未满]

告诉自己，不可贪图一时感官乐趣混淆真实情绪。
喜欢一个人，与，需要有人陪，存在很大距离。
付出最快乐，与，盲了眼狂奔，不是一种道理。
无可否认，与你对谈，歌唱，舞蹈，进餐，嬉闹，拥抱，每一刻体验皆是新鲜有趣。
彼此默默支付的关心情绪，说到底是贪玩幼齿发现全新游戏。
一时迷恋而已。
所有歌舞升平到此为止。
你的轮廓再美好，微笑再骄傲，皆可遗忘在万千光年之外。
写文，听音乐，看电影，读书，拥有暖煦安静的心情，才是我的星球的流年光景。
我早已学会一个人生产氧气水分肥料光线和风细雨，拥有相对完整的自我体系。
你太过强烈的小宇宙，对我的生命结界只有破坏而已。
差点因为“感觉自己很有爱”这样瞬间的不坚定，放弃了已经那么稳妥的自己。
爱是捕风，你是捉影。皆是飘忽捉不牢的游戏。
我的春日已行至Ending。

[十年]

这个初夏的晚上。
我在这头打字赶稿，她在那头加班设计。

戴耳麦语聊，扯会书扯会晚餐内容。

讽刺夸赞挖苦抱怨，彼此真实没有保留。

用音乐共享功能，放《愛を知りたくて》给她听，酸酸软软的新垣结衣。

她挑老男人桑田的《明日晴れるかな》，有关初恋和高中时代的主题歌。

我打字：突然感觉好浪漫。好像偶像剧里分开两地彼此思念的恋人，听同一首歌。

她不用：神经病，我是没心情浪漫，别跟我说话了。

然后继续各自忙各自。

从1998年初冬高一补课教室，到2008年六月盛夏。

从好朋友到恋人，再从恋人到亲人一般的安心感觉。

我们这么好，已经十年。

[Lost Summer]

2008年农历新年，开始写自己的第一个长篇。

如果说之前的三本书是点滴情绪的倾泻，片段感受的记录。

写一个长篇，会从根本上端正自己对于写作的态度。

不是自言自语，不可潦草完结，无法随时喊停。

写一个长篇，会让你学会如何从容不迫，又百转千回地，去讲一个故事。

刻录进生命骨髓的，那些最重要的人和事。

当你在深夜敲击键盘的时候，那么多面孔、情节，流淌过眼前。

这是一本有关爱和友情的小说。

褪去夸张情节的外衣，我相信你能看见这本书的温柔本质。

后来之后，你会发现——

曾经那么简单地陪伴过一个人，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蒋 雅楠

2008年7月

目 录

（ Preview ） 此生最美的风景/1

第一话 邻人/1

第二话 燃夜/17

第三话 擦肩/35

第四话 绿野/53

第五话 不见/71

第六话 深眠/87

第七话 谎言/105

第八话 两端/125

第九话 从前/139

第十话 别爱/155

最终话 风型/171

（ Special ） Endless Summer/181

第一话 邻人



爱情小说里的莽撞男主角，总是急匆匆地骑一辆破单车跳进镜头里，和女主角撞个满怀，也撞进女主角天花乱坠的心脏。最受欢迎的男主角的基本要素，可以概括为：不需要很有钱，但一定很帅气；不用很稳重，但一定很体贴；很受全体女生欢迎，自己却不知道；其实是性格木讷迟钝，却给人拽到张扬的印象。

当然，这……只是大多数爱情小说里的男主角类型。

骑士，有时候也会穿着拖鞋，按着门铃突然出现。

——叮！叮！

——咋啦。

——呃……你好。不好意思，我是刚搬来的，就住隔壁。

——啊，你好。

——请问，你家有电笔吗？家里插座好像没通电。

——哎？请稍等一会啊。

——好啊，麻烦你了。

——没、没关系的，进来坐一会吧。

——不用了，就在门口等吧。

电笔可以呆的地方，有储藏室从上往下数第三个抽屉，有卧室床底下塑料储物盒的最底层，有厨房间矮柜第二层最靠右边的空位，哪怕是玄关处堆放杂物

的储物袋。这些都是电笔可以呆的地方。

蔺子凉确实按照正常人类的思维在上述场所进行了惊天动地的全线地毯式搜索。所谓惊天动地，也不过就是把储藏室抽屉统统铺在地板上，或者把塑料储物盒里的零碎摊了一地，抑或是在厨房间不小心撞到抽油烟机尖利的角，最后邻居也帮着把玄关处挂着的储物袋检查了一遍。

“哎，我记得明明是有的啊。”蔺子凉放弃了寻找，一脸尴尬地说。

新邻居更尴尬：“对……对不起，害你把家里弄得那么乱。”

蔺子凉回过头，看见身后是自己在不过三五分钟内缔造出来的杂乱神话，脸上露出的表情既有“害你等了那么久却还是帮不上忙”的抱歉，又有“犯得着这么殷勤地翻箱倒柜难道稍微帅点就会心智错乱”的懊悔。

这样千言万语的矛盾心理归结成一个表情，就是：“你这个新邻居还真是很麻烦人。”

仿佛拥有瞬间知晓对方内心真义的读心秘术，他挽起袖子说：“还是我帮你一起收拾好吧。”

“哎……”

蔺子凉应该会一直在心底烙刻着这样的日期。

不是因为傍晚开始天空下起黏腻且持续到九月的雨。

不是因为五月四号这样一个小学初中不用过，高中年年重点过的所有青年人的节日。

也不是因为第二天的傍晚要考自己最头疼的哲学课程。

而是，那个花了半分钟走过来，一秒钟按门铃，八分半等待电表出现，十一分钟跟她一起收拾杂物的新邻居。

在离开的时候，他顶着鼻子上亮起的几粒汗珠，俏皮又不经意地说：“我叫风间树，住C栋，有空过来玩。”

半分钟后，C栋的可视区间电话响。

“哎……我是B栋的，就是你刚刚来过的。”

“啊，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电笔就在储物盒里啊，你刚才收拾的时候没看到吗？过来拿去用吧。”

“呃……谢谢。我在便利店买到了。”

“哦。不过，我的强力胶找不到了，刚才翻东西，把一个盒子摔裂了。”

“……”

“嗯，就在你帮我收拾完之后。”

“你的意思是……”

“啊，不是说胶水被你偷偷拿走了。”

“那你，你的意思是再让我去你家帮你找找吗？”

那天，是哲学考试前一天，离自己二十岁生日二十四天，新邻居风间树去她家借电笔，却弄丢了强力胶水的日子。

这是五月四日星期六，风间树搬来汨罗城古洛海景公寓C栋的日子。

古洛海景公寓位于汨罗城东南方向。

最南一栋公寓离海岸线三百四十八米直线距离，在1cm：2000m的地图上被忽略不计。

最西一栋离汨罗山四千六百二十二米直线距离，在1cm：2000m的地图上只两三厘米。

藺子凉居住的B栋在公寓群的中间位置，风间树迁入的C栋就在B栋南边一点，不到五十米的直线距离，地图上无法标注。

可是，就是这短短五十米的距离，藺子凉也不愿踢踏着拖鞋去完成一个完美邻居的终极使命，而是宁愿用一个区间电话把风间树再次召唤过来。以至于再次去B栋加入“强力胶失踪恶性事件”破解行动，并且终于在床下中部发现“受害人”强力胶的风间树，在回家的时候一直叽里咕嚕地纳闷：“哎……这个小凉，怎么还是净做这些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在这个夏季的汨罗城，发生的远远不止一件。

“为改善本市常年干旱的灾害性气候，筹备近十年的气候改造计划于今日正式启动。今天上午九时整，由市长先生亲自点火，一声轰鸣将城西的汨罗山分割成两半。从此，一直作为本市形象标志的汨罗山将起到切实为市民服务的作用，此举很有可能彻底解决我市常年干旱缺雨的状况……”

把筷子搁在桌上，爸爸嘟囔一句：“真是有趣啊，炸一座山就能下雨了？”

“哎，下雨？讨厌啦！”藺子凉“咕嘟”咽下去一块凉拌海葵菜，几步跑到

窗边，却看见透明玻璃窗外有一点两点的水滴，然后变成一丝两丝的雨线，逐渐浓密、拉长，在几分钟内变成赤条条的雨水，冲刷着很少和雨贴近因而好奇心强烈的玻璃窗。

“啊，真的下雨了。”爸爸也过来看，“看来咱们这儿的气候真的要好转了。”

“难道全年下雨，就叫好转吗？”藺子凉一脸“旱灾是灾，水灾同样是灾”的鄙夷表情，把老爸晾在一边。

网络上的MSN脱机消息提醒藺子凉：明天下午两点坞桥见，一起去取材。别忘记啊。

“喂，零然，我明天……不想去了。”

“瞎，身体不舒服呀？”

“嗯……不是，天气……”

“哎，外面下雨你居然一副哭丧着脸的样子。要知道，一年都没几次，比下雪都少见哎。”

或许萧零然根本没有听见早晨九点城市西方传来的一声巨响，没有留意全天新闻滚动播出的振奋人心的利好消息，更不可能知道也许连绵不绝的雨水将要蔓延过整个夏季。于是她会认为“偶尔的和好朋友淋着小雨去取材，走在乡间小路上把心里话儿说出来”是绿油油的“最新款友谊万年青主题壁纸”。

“好啦，好啦，就当是陪我去啦。明天见，安！”萧零然就这么自说自话挂掉电话。

讨厌海水=讨厌游泳=讨厌沙滩=讨厌穿比基尼很好看的同龄女生。

讨厌海水=讨厌下雨=讨厌伞、雨衣和胶皮防水鞋=希望雨具联营厂快点倒闭是最好。

卧室里朝向南边的窗帘拉得紧密。小凉走过去，想要拉开窗帘，迟疑了一下，手还是停在了那里。她把耳朵贴在窗帘上：“不是吧……好像真的没有停下的意思了。”

与此同时。

市政厅的金色宴会厅，数百家媒体对准举着香槟酒杯的市长一阵猛拍。离地面三千米左右的大气对流层，雨云愉悦又高效地制造着一场场夏季雨。洼地旁

边的居民区，十来个懵懂孩童嬉闹着在雨中打水仗。自家卧室的床上，萧零然翘着腿边听雨声边惬意地哼“小雨下啦啦”。

汨罗市有史以来的干旱气候终于在今年五月四日划上完结句点。却只有蔺子凉如此意兴阑珊，睡梦里的小凉依然会发出“我不去了啦！”或是“好烦的雨天哪！”这样凄惨的呼啸声。

“阿嚏！”萧零然打了个大喷嚏。

“萧零然，这里到底是哪里？”三步并作两步，小凉追上前面走的零然。

“我，我哪里知道啊？”一副废柴模样的零然。

“你不知道？从坞桥开始我就一直跟着你走啊？阿……阿嚏！”小凉也感冒了。

在斜风细雨里走了将近三个钟头，两个女生终于从还算市区的坞桥走到了完全不见人烟的绝对荒山。完全没有见识过细雨强大的穿透功力的两个人，虽然打着伞，裙摆和手臂还是被淋湿了，就连发梢和脸颊都被覆盖上了一层凉凉的水汽。

“我真的不知道嘛，他们都说沿着坞桥向西的马路走，就能找到那种赤色土呀。”零然完全一片茫然。

“我就说等天气好了再出来找嘛，下这么大的雨多烦人哪。”听见了小凉的抱怨，老天就像又恶作剧似的又拧松了一点水龙头，雨势突然大了，两个女生“啊啊”地叫了两声。

好不容易稳住了伞，零然瞪一眼小凉：“等天晴了？下下周就要交作业了，我们俩连原材料都没有准备好，更不要谈测试性能、稳定性、成型温度等一系列的试验了。还要确定主题呢，还要制作成型呢，还要撰写说明论文呢！你觉得雨停后再弄得及吗？”

下下周要交的“创新泥塑课程”的学期作业，是被小凉自己一天天拖到今天这步险恶田地的。三个月前零然约她讨论主题，她说“还早还早”，两个月前导师要看她提纲，她说“还在酝酿中”，一个月前同学都准备好材料，她仍说“不急不急”。天生神经大条的性格，害得零然被她一起同化成盲目乐天派。时至今日，居然还胆敢提议“雨停了再从长计议”。两个人脑子里浮现出导师拿鞭子不停抽打两个人一圈圈旋转的画面。

“啊，我不要变成陀螺……”

“啊，再转就被塑成收腰花瓶了……”

就好像于暗处的一道光线，于冰冷时一阵暖风，于烦躁时一声抚慰，于饥饿时一块巧克力。定定的，两个人同时看见前方三十米处的土坡上，微雨中盛开着大片乳白色单瓣花朵。那正是只有赤色土上才能栽种抽芽开放的花朵啊。

“啊……出现了！”

于是，从船厂开车回家的风间树，在离市区仍有三公里的地方，遇见了一片狼藉的藦子凉和萧零然。

彼时，两个女生已经完全是女娲娘娘的现代版造型，两个人吃力地拎着两大马夹袋赤色土，伞早已不知道被吹到哪里去。藦子凉的白色运动装泥斑点点，而萧零然的丝薄衣裙则濡湿地紧贴在皮肤上。

“啊，你们这是刚去盗墓回来吗？”

关上车门，藦子凉一副“我和你根本不熟”的表情，程式化地介绍：“这是我的好朋友萧零然，这是，我的……邻居，风……”

“风间树。”他很有风度的样子，“很高兴认识你。”

“嘻？新！邻！居！”萧零然接过风间树递过来的手帕，一边擦脸一边大惊小怪，“果然富人区连邻居的等次都很不一样哎！”她想到自己家的邻居都是四十岁端着饭碗蹲在墙边吃晚饭的欧吉桑，或者是流鼻涕穿污脏短裤追着嬉闹的小把戏。同样是男人，为什么区别可以这么大。

“呵呵……”风间树笑起来，看得出来他对这个马屁很受用，很得意，于是很好心地借花献佛，“所以小凉确实也很可爱的。”

“小一凉一哇，都叫得这么亲热了。”零然开始挤眉弄眼。

“啊。”

风间树和藦子凉同时叫了起来。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我好像没跟你说过。”貌似之前说过的话也不是很多。

“呃，你家门牌上……哦，不不是，是在你卧室看见作业本……”风间树开始胡编乱造。

“连卧室都进去过啦？”零然又是一副花痴模样。

“风大树！请你说说清楚！是进去帮我找强力胶水！不要让别人误会了！”

风间树和萧零然一起斜她，脸上写着“我们又没说发生了什么什么，你自己YY到不行却赖在别人身上”。

“哎，这个叫风间树的邻居还真是很帅咧。”萧零然附到藟子凉耳边，小声说。

有吗？哎，此时此刻的自己，在这辆本田车的逼仄车厢里，在他在左前方她在右手边的空间里，自己能够看见的，只是一个有着浓密黑头发的后脑勺。嗯，抬眼向上看，后视镜里是一双有着深黑瞳仁的眼睛，睫毛眉目分明且沉静，让人联想到一张好看的脸庞。为什么上次来借电表的时候没有左看右上看下看过过瘾呢？这个男人果真如零然赞叹的那般吗？

“你……做什么？”风间树猛然看见藟子凉的脸，出现在他右边脸颊不到10cm的地方，且瞪着一双眼睛好奇打量。

“危险啦！不要影响人家开车！”萧零然把她拉回来。

风间树向右打方向盘，避开迎面飞奔疾驰的三厢大货车，脑门上微微渗出细密汗珠。这个藟子凉，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呢。

“呃，你家的电笔还没还给你。”风间树回想起昨天明明已经买了电笔却还是被勒令前来拿电笔并且附赠寻找强力胶然后收拾储物箱的无敌大头奖，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

藟子凉却不答话，有些低落地看着车窗外半明半昧的天气。初夏的雨水仿佛给城市拉下了一道灰色幕帘，把整个天与地笼络在一片潮湿的心情中。车窗玻璃里面是模糊的水汽，外面是打在玻璃上拉长的雨丝，然后是一整片嘀嗒的雨幕。远远的，是淡灰色的——海岸线。

海！岸！线！

“喂！风大树，你要带我们去哪里啊？”

“回家啊。”

“为什么不从滨里道走，要从近海路走？”

“滨里道？那是绕远路吧，要多十五分钟车程的。”

“不绕！到我家比较近！你是送我还是送你自己啊？”

明明B栋到C栋，即便穿着拖鞋也只有半分钟的路程，用卷尺皮尺直尺量都只有五十米的绝对距离。为什么要花十五分钟绕过整片丘陵的滨里道会更近